



端溪先生集卷之四

門人汾陽孔天胤編次建業張蘊校刊

書

與王公濟書

示諭綷綷備悉至意且辱多惠因循來久欠謝問罪當何如情
照情照不肖自與足下髫年同師講業意氣才智人悉以為畧
相上下而不肖竊亦信之曾未十餘年來而足下之聰明才辯
乃大勇進著作落筆語輒驚人始嘆其妙處蓋得之天賦誠未
易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恭審邇來詩文日益工政
事日益茂而不肖則日益昏惰無可為言乃知三益之友不可

無殆非虛語也柰何柰何不肖自今年春正月十有八日從時制已行即吉禮初心亦謂一出以苟圖斗升之入或可遂數口之計第老母在堂兼之多病雖一時不能離去膝下而情之迫切已具本稿中矣田園茅屋尚有圖書數百卷琴鶴松菊數事日以從事吟咏其間似亦可以了此一生而歲月如流壯大無聞則又每付之愧嘆且懼而因復恨分陰之不逮古人遠也雖然此不肖心事也非不肖之踈狂或不肯進此言非足下之素厚亦未可輒以此言進也五經尚未了得又一缺事之大者聽訟之暇不惜教示以開茅塞則足下之惠博矣萬懇萬懇朝覲還諒內臺之擢旦夕可待立朝風采必有大慰人望如不肖

所云者使他日山西稱真循吏京師稱真御史必曰開州王公濟云云則豈非朋舊之光至願至願抑聖賢立身自有法度而下手工夫則以朱晦翁范文正為樣子可也足下謂何病中草草不咎不咎

答郭宗器書

辱吾子以體悉時態見教甚中愚病然而體悉時態固自非所長也非其所長則安可強而能哉古之君子高視百代恐亦不在此竊惟夫近來人作文字往往稱許人太過又大段不顧可否一槩濫辭繪句求以悅人而不知自損實多六經而下史遷班固號稱大家昌黎柳州二三子又自班馬流出者所謂古今

書
八端溪先生集卷之四
二
文士盡於此矣而求如孔子孟之平易正大萬世無弊誰其人耶
則知文字固未可以易而言也雖然此天下通弊宜吾子未諒
也積俗之陋久而惑人一至於此惟吾子察之如何如何

與少司馬陳公舊文宗德輝書

慶方以踈狂晚進得罪 聖朝進退狼狽為時共怒若無所容
獨賴大君子若俯慰之者此仲尼不絕互鄉之仁也顧流落放
逐跡與時異欲恭致尺素以通姓名又恐無謂而上書或不免
流俗之誚是以欲作復止蓋展轉于懷者屢矣良辰不與夙志
多違恐一旦與草木俱朽無以仰答恩造為天下笑用是振其
枯槁洗其塵垢尚思惕然發憤有以自拔於凡民也慶受知於

執事最先且蚤當執事為文宗於京畿是時辛酉慶已得為執
事藥籠中物矣豺獺物類猶知報本慶實何人敢忘所自其再
入京師則執事已釋太夫人服慶亦已備數為尚書郎主事矣
追思辛未錦衣之獄雖妻子難保而太倉一飯之賜鏤骨至今
莫之能置此又慶受惠之最著者復念庚午章氏園圃之宴慶
從諸子俎豆之末所以領教誨而瞻風範者抑又多焉伶工呈
技至梅溪王氏故事而執事感太夫人物故為之泣下滿座感
動至不能仰視此又慶所終身不能忘者也歲月曾幾而離合
榮悴之勢乃遽大相乖隔耶今年乙亥四月慶起復入京謁見
守門官謂執事與西涯議事去矣遂悵然而返惟留一刺爾後

竟不敢續進不知執事曾見賤名亦曾悉此事否欠事欠事慶
自待罪沁陽但使民善惡不混以順聖訓而已山城荒涼無物
為貢書一部志一刻上覽不勝戰慄之至

與潘熙臺書

日者辱枉顧併領清誨感激如何年華易改人事難同有深可
慨者所講郡誌事大率已悉歲且晚恐一時難為功為今之計
且先分門別類佳作了此不過數日如是則百年曠典當指日
可期萬一不能遂願亦足以備羊存之義此弟之鄙見執事以
為如何幸與劉生輩圖之一二日弟亦當踵席求教也先此併
聞新春在近可能同衆一東郊否筆凍草草諒能書宥不恭也

恐懼恐懼

與呂涇野書

慶常自念人生若不為聖賢即當為神仙聖賢功業可不朽神
僊導引亦可長年也慶欲棄此功名與執事葛巾野服同入名
山深處浩歌返觀以塵視八表此亦平生所欲言而未敢者也
夫百年瞬息能復幾何及時不早為處恐悔無窮期雖然神僊
事吾黨所不言也而晦翁嘗一論之夫以其所以論之豈不思
以從之而曰脫蹊諒非難則知神仙亦有之矣但不可偷生焉
以逆天理耳此晦翁之所以逃神仙而不學而終為聖賢者也
執事以為何如遙發一笑

與顧文宗梓齋書

早年荒鈍每懼終身將無聞不意偶以文字蒙執事獎拔於未
遇迄今懷感未之能忘也冗病久踈奉候為罪惟執事立朝風
采固生平日所觀法而心醉者也馬湖之行未幾歸隱士論惜
之况在門下者敢不為執事賀馮先生南歸會中幸道意生自
辛未得罪後苟度歲時無足云者時事諒已悉杞人有憂亦將
柰何匆匆奉問

却呂考官幣書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古之戒也吾非晉大夫宣子也子亦
非諸侯也乃者之幣重無乃不可乎是不肖知吾子吾子不知

不肖矣雖然吾子君子也吾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凡以崇夫
義也崇義以廣訓也今日之事其無乃流於姑息乎蓋子之意
誠厚矣而所以愛不肖者似未廣也原幣敬返璧恕之亮之

與邢伯輿書

慶別也久矣每懷風致動生景想念世事無恒哲人永慨吾聞
君子之處天下也盡其在我者而已毀譽何足言千萬珍重後
當自白也往年辱薦稿敢不努力匆匆不盡言

與張西磐中丞書

往年備數民部嘗望見風采於朝而未能聽教門下迄今為歉
癸未秋來三晉冬間聞旌節臨鳴謙止奉書遣使而已又不果

一遂願見蓋至是兩成欠事矣而其仰斗望河之敬則未始不
徃來於懷也實語實語惟 聖皇繼御宇宙再新士夫之慶宗
社之光也第邇來縉紳之持見各異是以好惡之所存頓殊此
中庸所以為難能也時哉不可失古人名論嗚呼此何時而可
自相矛盾以乖 聖明也乎雖然天下事成於自然而壞於矯
枉所謂自然固中字義也吾喜新治之機可為而旋復以異同
壞是以不能不痛惜之也恭惟門下以大君子在中丞之位凡
一時紀綱法度咸握掌中從而取舍折衷殆無難者惟隨事觀
理因法究情使不至偏勝而後庶乎其可以訓矣請以近事言
之雲中之變四方震驚以情則張賈不無少乖謂之自取可也

謂之激變亦可也以法則彼二公也文武之重臣也何至使人
殺之而竟無罪人之問哉夫太平之世而三軍敢為亂階以啓
奸雄之門其惡極矣望赦而不拜至發不遜語使行路亦不悉
聽此猶謂 國有法乎今有市井之童從而罵人者人將殺之
律且抵命而謂 國之大臣不如一市童乎愚謂脅從者可赦
倡首者不可赦其必有以處之而後可以小立大體萬一耳鳴
呼悍兵驕卒所以釀成凶變有自來矣始而西夏繼而大同如
出一轍然則好生惡死彼獨非人類耶而 國家乃徃徃姑息
之宜其樂為傳染習以為自然也不十年後吾恐藩鎮跋扈之
變將復見於今日豈不可畏之甚哉至若大同知府杜旻聞變

而逃不罪則亦已矣又從而保之此何理也吾不意名輔之舛錯乃至是也慶也以母老東歸誠不忍時事如此是以冒昧陳之惟執事察其愚不咎其狂幸幸

答申思危書

夫處明夷之地抱謙光之德其終有亨乎是故君子反躬自責所以脩身也窮理盡性所以踐形也遜世無悶所以樂天也吾子其將味吾言乎其將以吾言為狂乎嗚呼姜里演易復壁著書古之人不可及矣願吾子企而思之如何

與門人汾州孔進士汝錫書

汾陽之別行且數年於茲念自歸養後再起中州未幾叨轉馬

卿於遼旋復以老母多病具疏辭官良切自慰嘗得三晉鄉書始知吾子魁捷消息不勝雀躍今復得京師試錄又知吾子連捷殿元忻忭當復如何也實事實事夫泥蟠而天飛龍之神也積久而流光聖之學也乃今吾子有地矣行且相 天子如堯舜莫之難矣敢不為天下賀區區投老以來養親教子杜門巖拙耕田省愆自以為其樂莫之可奪吾子故人也且知我為最因復及之此後風便勿吝爾音可也不盡意

答王玉溪運使書

城南分袂行且三月於茲引領三晉我勞如何忽得來教良慰懸渴且審事竟天水不復違行君子於是乎得輿矣敢不為知

已賀實事實事但恐視象後積政旁午不復暇來何以完對榻約也真切真切僕自退藏林壑日且荒鈍何至如來教所獎也增愧增愧价旋迫甚聊此申復暑溽客次幸保重不盡不盡

答張刺史允清大戴禮問

承問大戴禮文字始末僕誠寡昧何足以知之然嘗竊聞之儀禮乃周公所作禮記漢儒所錄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德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知大戴禮一書乃戴德所自錄者蓋禘引古之格言以為一家之言者也初學者若之何不讀然多訛舛尚須校正乃可頒行至於今日急務小學一書尤為喫緊蓋化民成俗莫此焉先故也文章政事執事將諉之誰至祝至祝冗勿謹此奉復凍筆草草亮之

與直齋叔父書

安東之除雖不足以盡大人之才淮上之地則可以發平生之樂况夫祿分薄厚固自有命前書亦已及此若乃職分之當為則不可不自盡也不見古之人與宰衡竊效者卒以遺臭無窮印綬歸田者終以流芳不朽人亦顧自處何如耳若但以勢分驕人富貴眩俗譬之秋雲春夢吾恐未之為得也大人以為何如河南再除之事已辭本矣初心委不願輕出以苟斗升之粟但以遭逢 聖主千載一時兼之親舊諸老悉以為勸吾為是

書 一人 蘇溪先生集卷之四 八
懼恐不得已當亦一行也海味淮酒之寄思惠我母此骨肉至情也獨念先公漸齋不得同受安東一日之報可揮涕也如何如何臨楮惓惓不一

答夏刺史仁甫處喪禮問

承問處令兄喪禮備見謙虛夫兄喪之制服以期年禮也若夫從事王家又當濟以權變蓋 國事重於私情無俟論矣夫三代而下古禮日壞固有身為大臣而奪情於父母者則知兄弟之喪可以權變處矣且執事敦本厚倫誠不可及然在 國事若之何其可獨緩也幸早出視事以答群望大段出而臨政則如 本朝所謂烏紗帽角帶可也入而燕息則衰服素冠可也

如此則內既有以伸兄弟之至情外亦不廢君臣之大義所謂經權之濟意固如此蓋權而得中是亦禮矣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若夫往答吊客在情禮亦有之其鄉士夫但踵門投刺或下車入門若彼師生則統於明倫堂上揖謝無不可者拜則又加隆矣凡此在執事諒當有處因併及之

答馮守勤書

三月十七日先考生忌之辰古人所謂終身之喪者也又從而宴樂豈人情哉方命之罪吾不敢辭矣謹專人奉謝不知高明以為如何亮之

答五舅氏喪禮問

聞外祖母之訃無任哀悼大段喪禮必以文公為準佛屠之事固在所不必言也若夫喪具亦稱家之有無日者在賁下問以有事荒塋失候所諭喪制一節庶母者衆母也恐無三年之例但暮年而有杖耳倉卒奉對尚恐未詳另俟參考何如二十八日荒塋立石容二十九日奉吊謹復

却王三聘求墓誌幣書

而翁先大夫之徒慶也之長友也乃今物故為情可知方圖秉筆以發德輝而又以荒劣為愧多儀之惠似亦過矣雖然執事以大義來其仁親者篤矣僕敢盡辭但原幣終不敢受耳敬返璧且謝

答苑洛韓書

近得來教濫以區區論學論事足啓後人三復增愧且懼至謂但於道字何以不及是蓋教予以道甚至愛也然慶竊謂學與人事恐不可不謂道也是故古之學也道與事一今之學也道與事二此君子所以惟支離之患與不然聰明如釋老何可當也夫惟其外人事而為道此橫渠所以謂之往而不返也往而不返其又何道之可言故嘗為之說曰夫道著於學散見於人事而極於聖人六經論道備矣必又紛紛然曰吾將以論道也則吾豈敢來教又謂考亭誤以理字釋道又足以驗吾兄精密之力非吾所及然慶則以為道之云者性之行理則性之渾淪

者也體用之間而已非若冰炭之反天壤之隔也雖然考亭以體而為用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宜若兄於此不能無辯也然即其晚年之悔病在苦心訓詁而缺所謂專意涵養之功此程子所以教橫渠完養條暢與來教又以三代而下惟張子為識道玩其辭氣若有專主豈以程子嘗推其筆力之故因遂獨取之與不然恐聞道不獨張子也然橫渠之論著莫如西銘之為最是故理一分殊道之體用盡於是矣所謂秦漢以來粹乎其文雖無正蒙可也今即其清通不可象之說似未免認道器為二矣慶嘗泛而觀之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何謂不可象也故即氣即道也甘泉先生謂氣得其

中正是也又嘗近取諸身而觀之存乎人者莫大於耳目夫耳目者形也然耳用聰目用明謂聰明之道出耳目外與慶以是知形之顯於有即道之妙於無道之妙於無即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何謂不可象也易曰形而上形而下同一形見其非有先後也合而一之者也故曰即氣即道也然後知清通不可象未免認道器為二也夫以橫渠不能免於正蒙他何言矣至若周邵也者其學不可不謂大也不可不謂精也蓋已有論及之者然而慶則以為邵之齊物以數未免啓信道之不篤無惑乎程子之弗屑也周之加無極於太極之上未免謂理為有形是以仲尼之論為未盡也皆千古之恨也而

又何老氏之責哉是故道以中正合一為至以知行並進為急以潛心默識為上吾觀仲尼之欲無言其諸此乎反是而多言支離者宜乎衆矣鄙見如此敢以為苑洛復不自知其或過願聞折衷教焉如何如何

上周王書

敬惟 殿下派衍天潢宗聯 帝室出都大梁統御河洛聞諸去任長史王春每稱 殿下聰明好善質實無偽此乃保有富貴之道享 國長久之基慶蓋不勝敬仰者嘗切聞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是以賢士大夫不可一日不接蓋一日不接賢士大夫天理便昧人欲便萌夫惟天理昧人欲萌則群小或得以

乘乎其間群小乘乎其間由是紛紛之累始出而不可遏矣古人謂君子慎動又曰哲人知幾蓋言事之未發不可不謹故也崇慶近知 殿下少與士夫相接意其靜坐反觀以讀書為樂猶之可也若徒與宦婦日相盤桓從事絲竹花草之間恐非國人所仰望於 殿下者也仰惟今 皇帝聰明仁孝日新聖學手不釋卷薄海內外莫不奔走拭目以望堯舜之治亦不過答天下之望守祖訓之常由是觀之則 殿下亦可以取法之矣必先讀書必先寡欲必先禁約左右無令假借日與賢士大夫相接其為有益大矣惟 殿下念之思之

謝孫刺史送馬

年來為母辭官車既懸之馬安用矣然而雅愛莫之敢違也謹用祇領聊此稱謝

謝吳君資碧樾約

碧桃舊約原非畫餅之談丹桂初盟終羨凌雲之氣况煙景開乾坤之德而壺觴結賓主之情良晤可尋芳春固在惟聖賢均一視之量故物我無同異之嫌昔剡溪乘雪夜之舟戴安可仰蘭亭唱惠風之句逸少難攀盖盛筵多阻於可人而令節每妨於旁午方命之罪雖自可原佩愛之私尚須面謝惟賢者亮之名王玉溪乃郎永書

大禮謹父命之規春秋重子同之始其為教一也乃者昊天不吊亡我良友實傷五內乃者復聞得子慰我豪傑忻我父老仁良有後夫復何誣先是往吊見王玉溪細君於喪次且率其遺孤諸女匍匐階除益增揮涕嗟乎天平何奪予玉溪之速也會玉溪細君張氏夫人以其生子命名見托既嘉張氏之知禮且幸王玉溪之獲佳嗣也因以永名焉是故永也者長厥生也繼世而可長王玉溪子不朽矣柩至其以予言達之靈次

還馬以訓布書

機杼初停謾成經緯雖不敢闔巧天孫要之禦寒以濟生人固自裕矣執事以為何如敬布二端聊完夙昔之約乃若短長之校固執事所不屑也如何如何

辭黃梅秀才幣書

賢契不以老夫為狂乃一日來從之講老夫何敢以天理為遠不樂為之告耶原惠盛幣敬完璧以歸

與劉伯錡書

往年入 賀得再見君子開發鄙吝殊多何幸何幸比還又辱餞之郊第適時歸心甚迫又未及一揖而別迄今抱歉為罪何可言且復任後旋復以老母辭官坐此杜門遂成踈闊非敢自外於執事也先是老母嘗得危疾幾不能起乃幸再生吾是以有三年蔬素之約要之非敢自棄於神明也亦盡吾誠而已吾嘗切論海內人物篤於故舊者宜莫如執事開誠露真微顯聞

幽不以毀譽為取舍者亦莫如執事柰之何不以一言教我也吾聞古之君子以廟堂而念林壑矣未聞林壑無故而上書廟堂者也何者其所居異故也執事垂察至是可以亮僕之心矣近見子魚孫刺史乃知動定萬福九月上京為慰良切敬遣小价奉問且謝舊歲仲冬賜票之愛外口號一首并傳一粲

答林二山方伯書

別來幾何忽復歲晚言念君子實勞我心往年具疏陳悃實以老親年邁憚於行邊兼之賤子多病且昧世故此吾所以決於投閑不敢效昔人之捧檄也執事猶且不復忘情於僕祇領教劄拜讀數四宛對眉宇良慰良慰至於書曆之惠又不能不動

歲月飄忽之感而彩幣爛乎盈門且適老母誕辰仁人君子之用心周厚倍出常格一至此哉實事實事所諭文字容另呈稿原許大作當亦早發庶旦夕仰誦猶夫君子之在側也懇切懇切幸會未卜臨楮無任仰企

與族長惟端翁書

初謁廟以諭族也大意則條約已盡之矣何近來儒新兄弟復有云云者耶反而自愧竟莫之得嗚呼天理難明人心不古如此夫然而慶之不德固已可驗矣雖然我惟端或念及此宜若亦有責焉慶為此懼乃敢申約仍望喚其為弟者使之輸罪再令其為兄者使之尚自圖念無以一日小愆忘終身手足情事

必如是乃嘉耳不然我族且先首違夫約於張氏崔氏何責乎念茲情係人倫不可草草如其頑冥不改慶不敢姑息惟端慎哉其以是併達之伯謙弟尚共與行之

與族弟崇寧書

聞弟結姻於段氏事係大倫禮不可苟然為也百凡稱家之有無而已其尚慎哉初四日之行當令長男專送綿羊一牽少見資助之意

賀谷方伯門扁東乃郎夏卿

慶嘗聞之故老曰令先大夫嘗為方伯於晉德寬而惠博民到于今思之及慶備官於晉乃致其父老而問之猶夫所聞於開

也於是乃始益嘆令翁之不可及云嗟乎前輩風流已矣得之
傳者悉矣晉人劉子蚡乃重葺其門扁而新之使邦人過客望
而思夫先翁者如一日也不其章君子之德風耶慶為此喜敢
為翁後人賀而又重之以辭

謝醫人吉應兆書

足下為我製半僊之藥使之注顏黑髮此意良勤然恐非天地
自然之道也雖然足下豈以僕方從事彩舞使其貌若稚童或
足以致親心之悅乎果爾是君之所以愛僕者至矣念予何人
敢不知德實情實情聊具豕首一枚酒二瓶少引謝敬幸勿曰
此何為者

辭族叔儒輝二幣書

慶嘗效勞於祖母之喪然揆之天理固其所也乃顧從而繼之
以謝何為者哉切以為過矣夫禮可經而行者謂其中也而乃
過何可繼也慶為此懼故於二幣之惠敢以為辭乃若羊酒之
貺固不敢例却也敬申鄙衷於執事併致謝意

答南陵王書

端溪子既辭官之三年是為癸巳南陵王遣人過開而問焉投
之以手書而繼之以詩曰予小子敢拜稽首自吾子之臬司於
汴也士不易業農不易耕商不易貨男女不易倫而風俗一自
吾子之既歸也盜日以熾訟日以煩強梁跋扈者日益以肆而

風俗靡吾然後知子之學道之驗也庸替吾思乎哉於是端溪子拜而受讀而感且愧焉乃復於王曰嗚呼王知夫道乎夫惡惡而民知其過者道之寓也然而被吾刑者之猶嗟嗟也勸善而民徙於義者道之昭也然而迪吾政者之猶嗷嗷也使物各安其正而不疑者道之常也然而人猶以吾毀異教之為過也是惡在其為道也雖然王誠賢矣取其志不忘其狂王誠賢矣吾惡敢當哉予日勉之而已矣

與晁君石乃尊書

辱不鄙以賢郎見托此意之行今人固已鮮矣敢不為執事賀雖然乃若相與力行以繼法古人蓋或有之惠禮過常似又非所以待區區也二幣敬完璧以歸會書屋試二三子以文不及奉接已先令小兒達情曲矣幸亮幸亮即刻薄具奉扳倘早惠降又賢父兄之愛予者得矣懇祝懇祝

與申思危書

兄方天水之遠而予乃緇衣之好紛紛眼底竟當如何幸切括囊之訓行收利見之功白茅有取於慎乎黃矢終期於直也兩承佳製荷教良多薄麥引情諒當鑒入

辭王虞徵封君幣書

慶聞古之君子道合而義隆則生死不倍其好所以全交也反是則朋友之道或幾乎息矣予與玉溪之髫年也相許以義而

同受業於甘泉之門當世之人謂之二王子蓋稱乎其素也此其亡也同心者鮮吾道孤矣此古之人所以有落落之嘆與自玉溪之在殯也凡三入夢此又古之所謂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者也嗟乎是可以觀區區之交玉溪矣近者翁以幣來以銘志托既不敢委諸不能然而以幣則過矣古人之於朋友固如是乎曰予用是愧敢以幣辭

與顧桴齋先生書

慶也別門下久自謂荒唐日甚無由一扣教榻比來辱賜靜觀堂集有漢魏之渾成而不失之俚有唐晉之風流而不失之浮有屈宋之沉幽而不失之躁殆不獨為吳下之全書而已慶也

敢不拜服雖然吾且於是又愧力不足以薦之也其直道可以高當世而人不惜其馬湖之行其高風可以振頽俗而人不錄其居里之廉其文章可以傳百代而人不登其過人之才吾是以聞而悲之雖然此何足為執事之加損也恢而繼之存乎令子吾見執事行且與日月爭光輝與天地爭攸久矣淺夫俗子宜其紛紛者衆也此執事所謂庸流賤目惟貴耳志士千秋待知己者也慶也於此有深感矣伏惟執事時復垂教而終納諸君子之域使四方之人聞而嘆曰此桴齋門下所造士也則慶也之光庸有既乎外具石刻三幅皆近時作也敢附上教覽不盡不盡

與甘泉先生書

慶也別三年矣疇昔庚寅入 賀得侍講坐領聖賢之至學開
狂瞽之鄙懷嗟嗟小子何幸如之惜也爾時晉謁隨衆方且投
刺往來於旅邸由是願教雖勤竟莫能從容展布如弱冠時矣
學廢於多故古之人所以嘆也其為歉缺何如耶慶自辭官遼陽
奉母慈闈有書足以訓兩郎有田足以養數口敢切自慰以樂
而又切悲夫良朋日踈去道日遠也不省夫子竟當何以教我
懇切懇切慶聞行道濟屯者士之用也守身愛道者德之權也
虚心乘化者聖之事也吾慨夫士風日靡古道日頽忠信日衰
諛佞日熾此大可憂也亦可畏也雖然是不足道也夫以身任
斯文之重如夫子不知推而尊之已矣顧乃擬諸群流而又訕
侮之亦何貴於吾黨為乎吾恐人心自此不復公士論自此不
復明吾道自此不復可行茫茫宇宙竟誰荷諸夫子獨奈何不
思一處此乎雖然斯道也無人已無毀譽無存亡審若是吾又
何流言之悲嗚呼由前而論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由後而
言則樂天而知命旁行而不流也是可為夫子賀不可以為吊
也夫子可以手舞足蹈矣如何如何若乃年來進修大抵如昔
至於慎動以養靜因事以體道隨時以識中則自謂小有進矣
近與韓汝節論道併錄之稿上倘不忘其愚而裁正之是亦增
益京邸之未嘗聞也幸何如哉幸何如哉言發不倫恐懼恐懼

答南若僉憲書

慶喪母里居哀情如海乃復仰荷執事篤念舊好專使惠吊繼以賻帛執事之心其諸古人之心與何以報盛德也實事實事崑崙賢父子亦嘗念及校之流俗亦可謂難得者會中煩一道意使旋謹南向稽首

答崑崙奉國中尉書

慶抱大惡不自亡滅乃禍及慈闈忽復六月於此古所謂心死形存殆慶其人與近寅長南若使至並辱來教及佳惠且得令嗣西亭音問何中州宗室之賢乃獨萃於賢父子一門也刻骨刻骨至於西亭加冠學業猛進得其文字視昔為倍良足為

慰舍親沙東之女向嘗再請於執事及得來教已擇名家遂亦許婚馬氏子矣古所謂赤繩繫足信乎有數承問及多感良會未涯臨楮南望悵然

答崑崙之子西亭書

昔我啓行辱子贈以言今我里居辱子惠以問良切感感且並得近來佳製讀之乃知昌黎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昔賢不得擅之矣况以宗室有此尤為難得敢不為朝廷賀實事實事近南若遣使已嘗致意為區區轉謝不知何如知之知之令祖豫齋老想康強無恙旦夕幸不廢孝思再留心孝經一書為社稷光尤區區望也小作容另致荒迷聊此復不盡

答許道夫書

慶也罪惡滔天塊苫伏地大事未舉良切痛心仰荷來教乃有
黍雞之招言念平生似非菽義之愛且尚子處亦與往還已令
豚犬擇日往吊若區區恐未敢往嗟乎泣筭之血誰不見憐於
仁人飛觴之歡吾敢輒受於君子昔昌邑以喪制大壞且鄙於
霍光原壤以柩歌彰聞乃獲罪於尼父事故有殊禮則無二何
高明如執事乃教人以反常也殊切自愧謹謝來意荒迷不次

與夏冠峯副郎書

別君也久為仰為慕為瞻戀為甘棠以思當何日已也不佞不
佞惟執事牧郡流聲愛人以禮人之頌之迄於今不衰史稱龔

黃何得專美前代耶不佞不佞第山川阻脩無由奉訊惟有秋
風春草時復一興懷企而已柰何柰何且聞僊郎高薦鹿鳴朋舊
之光良多然而莫能一賀也抱歎抱歎區區拙守林下如往時
雖為科道交薦無可云者風便聊此見情西望何勝惓惓小書
附上

答趙艮山書

辱荷金聲且承彩幣豈徒感德實重名言不佞不佞東明尹旦
夕且至幸更及之文先行縣尤佳所命鄙作已完草草付來使
梓完仍惠數冊播公美也匆匆不及細

與太僕王寺丞鏡堂書

敝州之馬不足以勤執事然而吾仰執事久矣固切願見也往
讀任丘志曲而中簡而文吾嘆其有良史之才既而並得其政
惠而不褻威而不猛則又重其有良牧之體嗟乎良史國之華
也良牧國之元氣也秦漢而後未之聞也乃吾何幸於執事乎
具見也殊慰殊慰然而猶惜所以用執事者未盡也夫以明
天子出而稽古右文銳意帝王制作如吾鏡堂當在蘭室秘館
用備鋪張揚厲可也而若是是蓋舍斑馬而趨毛仲也無乃未
倫其才乎雖然君子道行素位吾又何官之擇惟執事最而自
愛用報明主鄙野之言願垂亮焉幸幸

與崔後渠先生書

不領教久西望相州我心實勞何明德感人之深也伏聞明
主側席蒲輪在戶斯文之幸社稷之幸門下故人之幸也顧
以多病相尋莫能候問於庭下柰何柰何時方多故所賴經綸
康濟以慰吾人又至望也向見呂子自全菴記退而自省者彌
月然後知執事之垂教不獨發呂子也不肖亦欲有所實而未
之敢也漫復及之

與孔汝錫

舊歲河州守吉子西入秦嘗托奉訊想已達之矣近聞有大故
望汾驚悼何可為言聞之君子哀而不毀唯而不對王制也讀
禮之餘當自為四方訓也珍重珍重粗帛一端充賻亦幸麾入

草草不盡

答苑馬卿賈啓之

馬主簿家人還遠荷手教及佳惠拜嘉三復感且增愧何君子之愛人若是隆也再讀苑馬一論辭暢而理明事該而意切古所謂閔中而肆外者此亦可以驗之矣異時經濟天下孰謂此非權輿也哉大率苑馬所係於國家最重遂老嘗亦為之今中外始重之矣執事豈亦繼遂老而振起者與遂老嘗言藏兵於馬名言也執事繼自今將不由是而為大司馬耶洗耳洗耳馬子家人西行再此申復且謝

與東平劉東浦少司馬

慶生也愚自棄官來頗與世違然而好善如不及惡惡如探湯自以為出自天性人固未始深知也閑居每會貴郡侯危山未嘗不仰嘆執事之忠誠智勇拔乎流俗文章氣節振乎朝野當進賢之守城也首挫逆濠之鋒而屹然不可動搖如太山凜然不可觸犯如太阿海內豪傑誰敢不讓敢不景慕借有反是恐其良心之獨壞者耳嗟乎東浦今天下豈易有斯人耶吾每屈指本朝人物則又未嘗不為聖明得人賀也僕嘗謂天下之事集於同心君子之謀成於果敢往見雲中之變始之以張之乖方繼之以蔡之姑息由是事機始不可為叛卒之喪國威固其所也嗟乎公之志行明主可無西顧之憂天下之勢當

赫然起矣乃使垂成之功不可復豈亦天意有在乎抑亦人事之未盡也雖然不否不泰不屈不伸高宗之夢版築文王之載渭老吾且拭目以望矣道喪千古力而主之存乎其人惟執事自愛願加日新勿為一時之沮遂忘聖人大中至正之歸是亦平生之所望乎門下也古之君子善之所在見如弗及今日要非未同而言也伏惟畧其狂不拒其直亦幸裁而教之如何如何小書並上不細不細

與寧夏王道長惟人書

僕昔備巡雲中殊荷教愛既而終養東歸且辱過薦抱茲知遇於心終不忘顧自再起河南且有遼卿之擢以先宜人多病高年遂又辭官里居杜門省愆之餘乃復屢辱臺諫交薦增愧已矣知已如公何以教我茲洪洋中丞西撫聊此奉問風便千萬示教

與甘泉先生書

舍親侯時長南行已嘗專啓奉問道履見景懷明德無復了時顧道體無窮年歲易邁吾何由一至講榻終日在春風中領誨言以為終身歸宿耶此實小子晚年心事非敢為佞也向薛君采書來謂體認天理恐於本原為踈渠蓋疑夫專外而遺內小子復書謂隨處之云固已兼動靜合內外而言矣不知師尊以為何如至於時事吾何敢論今日惟有靜觀動察以自點檢乃

其所最急者耳又不審師尊以為何如教之教之王宗一來再此申候宗一亦欲聞道而未之遂也願一問津伏惟垂慈加矜亮焉

賀皇甫少玄力行堂啓

嘗聞晉有禘祫之宮也而諸侯以幣往匪侈也大其主中夏盟也大其為周室光也夫事可訓斯傳之矣故知晉人受禘祫之賀非過也伏惟執事自宮僚出也提院未幾而斯堂肇焉此其光吾道為何如而豈晉人私霸功者比哉吾用是敢以幣賀而又重之以辭惟執事亮之

與吳中山書

昨會范太史栢峯談及兩江侍御告病而去移文郡中動支無礙官銀百兩賜僕為修理坊牌之費兩江不以僕為不肖而獎愛倍常我明府從而奉行推惠不以僕為可外其復何辭然而僕聞君子之辭受則有不可苟然為者况當民窮財匱之年諸司府庫在在空虛而乃濫及不肖以是吾何敢輕受為哉且鄉先生風流可以訓者衆矣若乃舉其坊牌而問之最壞極敝所宜亟脩得八人焉南則有若王主政佐紀司諫欽北則有若劉編修矩王廷尉緹甘侍御澤楊進士聰東則有若劉考功輔王運使溱惟茲八人皆後先相繼以沒今其坊牌至使過客行人望閭三嘆匪物彫之悲所以惜仰止之無具勵士風之缺教也

若乃僕之諸坊則以屢荷州司時加粉飾尚賴不墜蓋不徒抱過情之愧而每以懷出格之感為日久矣吾用是懼謹以兩江所惠願留官帑或以備賑或俯聽鄙見即以原惠分脩八君子坊使鄉人士類既知兩江之高又知中山之愛人以禮又知區區愚而過中不敢重濫公家之賜是亦近時自省以私憂人窮以無倍前脩云爾恃愛狂鳴知者雖以為笑所不敢避倘會栢峯幸亦以是語之

答大名張二田別駕書

讀來教深用憮然豈獨動孤立之感實則發皆醉之嘆僕嘗有言君子讒謗而見疑小人賄賂而得官君子剛方而取憎小人

邪媚而承寵君子廉介而獨困小人貪濫而常亨古今之通病無足恠者然而君子之於天下也求夫心之無愧而不必泥其迹之所遇要之久而已矣仲尼所謂不悔而不愠者也嗟乎知己甚難同道良稀數窮理極之後以為終無暴白時耶惟公自愛自信以俟天之自定幸勿忘斯言也辱雅貺並謝不盡不盡與靈寶主客司許正郎書

往嘗幸會執事於行次匆匆數語殊不盡平生之仰迄今抱歎近洪洋中丞書來因而拜領九邊論乃既讀之為之目炫驚喜者累日嗟乎清平之世能注意疆場者何人今九邊主將有憂深思遠算無遺策如吾執事者乎吾謂執事之論行九夷當自

稱藩似不勞繫其頸而後服也然又聞古之君子必同心者立朝而後可望勲業之茂不然甲稱乙毀群小者出而乘之其不疑而沮者鮮矣志士所以嘆知己之難也故執事之論必有同心之人采而力薦之者吾但預為天下賀耳侯危山行便謹此申謝不盡意

與范栢峯小啓

麥飯一盒敬上行厨豈曰惠州之飯聊見古所謂曷飲食云爾鑒入如何

謝范栢峯扁定性堂啓

伏惟篤念道本振發人文大扁雙題金映考亭之筆高風再步名齊伊洛之芳冰清玉潔已駕廉吏於遙年鳳起蛟騰更邁詞源於當代凡在士類莫不眉揚况忝相知敢不心服謹令二三子衣樞堂下欲使千百載事震耳中昔韓昌黎補州嶺海教遂流於遐荒繼歐陽脩佐政滑臺地更重於畿甸豈圖異世重觀同賢敬陳辭而引謝容面謁以伸情

答朱南川節推書

三月念七日得手教獎愛備至情文交切知感之喻前啓已悉第念區區遲暮之年加之以庸劣之資且蚤歲嘗以狂悖出位一鳴時事當世不以為風癡者鮮矣爾來薦剡雖屢徒益過情之愧而已吾又何敢望齒錄於清朝哉所謂野心已被白雲

留者古人固已先得我心矣執事以為如何教之教之長子苟就此途至售先人屋尚未足以從事蓋皆親朋所勸非吾意也乃勞佳貺何敢當何敢當价旋謹此奉謝不盡意

答呂涇野年兄書

承手教兼得大著諸經新義三復仰嘆深切著明聖人心法先王遺政皆於辭外見之矣斯文何幸斯世何幸弟棄官之餘踈懶多疾舊學日荒無足論者乃知古人索居之嘆固有以也柰何柰何西京總志必有藝文弟嘗思遊華山探希夷洞以質達人大觀而未之能也附上小詩三首倘可錄之名公後亦驥尾之托也如何如何谿田公會中並望叱名見意不敢又瀆以言

惟垂亮

答王二守珂旱魃問

承問旱魃事足見銳意初政思惠小民不惑流俗甚喜甚喜大率和致祥乖致異理固宜然第鄉俗無知每遇天旱往往歸咎於此可笑孰甚焉然亦有行而遇雨者所謂事之無害於義從俗亦可也然天之雨與否恐終不係此一病婦也昔穆公閔雨欲暴巫婦則與桑林自責者反矣執事不自用而訪及老夫百姓之福也可以為執事賀矣昨以會客冗故未及裁答幸終亮之

答尹朔野以楊誠齋易傳校理書

表章前賢嘉惠後學盛事也明府之責也乃濫托不肖豈敢豈
敢雖然誠齋此書不遇於時而遇於明府誠齋之幸也吾道之
光也其又何敢辭為容少暇便當努力校理先奉首冊如約何
子十二論並上

請尹朔野賞牡丹啓

蝶舞鶯啼化機自運綠肥紅瘦道體何虧幸而園東尚賴花在
不有美人何稱嘉賞三十日小酌用瀆高軒所謂未到曉鐘猶
是春也懇惟過降先此啓聞

止尹朔野決堤書

聞有堤西之人以水災告者今堤東百姓又皆恐恐然懼水之
沒其禾猶夫西也夫築堤所以防水也若此堤一決則被患者
衆又不但如堤西一一家之害而已况堤西之禾沉沒既久水
雖去而已無救矣堤東之禾方見垂成旦夕且將獲矣乃又使
之沉沒於水民何賴乎凡開之小大皆君侯赤子也書之如保
文之如傷意獨謂何敢請公車一臨視之則堤之可決與否自
定矣恃愛一鳴伏惟垂亮

與尹朔野書

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此大丈夫枕戈之秋亦英雄樹功之日
也可惕也亦可賀也所幸敝郡有君侯在百姓可以無恐矣百
凡保障諒自談笑為之至於廣積貯募才勇申號令出奇筭又

餘事也不知遠近父老子女亦可徧示之使次第入城否也餘容另悉先此奉白

再與尹太守朔野書

昨承手教備見忠愛保障之策誠未有出此者豈獨可為一方賀哉正恐丈夫處天下事非此無以自見入相之階封侯之地古所謂取金印大如斗固可立而致也往年兵備信陽嘗自造盾二面謹上其一請我侯覽而擇之亦備變萬一之小助也昨已約鄉諸君子今日登城一望以觀君侯神筭並預賀竒功敢並及之

與周總兵渭厓書

僕辭卿歸里不足為當世齒錄獨愛國憫時一念未嘗敢忘於旦夕耳伏聞總戎忠孝出於天性勇智振於華夷而又恩威兼濟至與士卒同甘苦上不事請謁下不事剝削可謂一時出衆之才千古難得之將矣仰慕仰慕敬羨敬羨念時方多事 聖主方以西北為憂所望元戎萬全之策時復出竒而不離其正勿以文武分為兩途必使內外合為一體但以 宗社為重無以小嫌為沮他時良史秉筆當與周之方叔召虎漢之李廣唐之李光弼宋之岳武穆同照汗青垂名無窮豈不偉也僕與元戎素昧平生然心切樂道元戎故敢及此惟元戎圖之勗之然吾已力薦於同年司馬翟公矣外鄙句老儒之作也並上一咲

與孔文谷書

百泉小灘兩荷書問兼領佳貺比聞督學南征又失走賀然而
得人之慶想戀之私固自惓惓也竊惜士風方患競靡殊鮮古
意蓋不獨論卑氣弱與溺心文藝而已振而起之待其來復是
在執事者不審鄙見如何耳昨邢北岡入賀過開備述化行
多士殊為驚喜僭著五經心義嘗托訂確不知課士之暇曾及
此否至論老夫進而圖報則又自揣多病暮年與時不合終恐
未能也真切真切北岡遂任匆匆聊此

與晁君石乃翁為令孫歸娶啓

恭喜令孫歸娶嘉禮肇新標梅之咏未涉愆期紅葉之媒豈湏

流水綺羅晝永行看麟趾於當年花燭宵長重覩鳳毛於具慶
三千禮樂早湏儲策於英雄九萬扶搖誰復收名於遠大幣雙
雲錦終温偕老之盟義篤緇衣聊見生平之雅幸勿曰儀不及
物且但祝裕後光先

賀總河韓苑洛中丞

伏以春入霜臺密啓化工之妙雲高濟水遙牽瞻戀之情梅試
和羨於旦夕苔含嫩綠於庭階占經濟於夔龍行當利見卜勲
名於堯舜究竟非誇况體道探河洛之源而觀物出俯仰之外
慨同心之尚遠喜陽德之漸亨謹具菲儀用申芹敬伏惟揮頓
無任幸榮

與甘泉先生書

往年備員川中嘗托同寅李憲長三洲致啓奉候自後未領教音良用耿耿乃今年叨轉太常幸會令郎尊兄且知道體康強殊為喜慰及謁尊師書院又見教規手澤盈牆滿屋疇昔從遊二三子時復雲集則又知天之相斯文者未始衰也念世道方隆兼之 聖明側席耆舊若夫扶持宇宙於無窮舍尊師又將誰望相去萬里無由扣榻臨楮戀戀莫知所云

與深州節判星子汪元勳

南康之會遂以文字知子之蘊自後每開科閱西江鄉試因而始知滄海有遺珠也茲者忽承書惠遠來又知節判深州聞之聖賢行道固不必皆高官大爵也然此後當自薦其賢於當道更望策勵如何匆匆奉復

與西溪宗室書

別來行且四年乃一日真如三秋也寸心千里雲山萬重想念實勞讀近來諸大作俱視昔倍進雄而健俊而逸建安諸豪傑豈得專美哉敬羨敬羨雖然此在尼父所謂學文耳若論躬行君子則又深望幸努力孝弟以光照冊書又素情之至切者令郎小殿下幸亦以是論之

與張南川書

往年固原荷教承愛迄今銘佩伏惟台候萬福樂天俟時足慰

企仰古之聖賢率亦類此顧否泰相尋又大道之常奚足加損
伏望善加珍攝至祝

與錢公良東畬年兄書

別來企仰何似况四十年餘也耶近會令郎太守如見風標一
也為慰可知矣鄙詩小引尚不足以發聊表平生耳教之教之
外鄙著二冊附上一粲不細不細

與嚴木山中丞書

別懷旅况舊事新愁實未易數獨幸全蜀得公撫育真幽谷回
春也每對京師縉紳亦嘗及此豈貢諛也哉且念區區垂晚幸
備工亞而又叨改禮右祇增愧懼蓋至是又不能不望知我者
誨我也如何如何餘俟另布不多及

答延安宋大叅書

錦城之會新都之遇德音在耳德音在目何日忘之念公雄才
偉器人皆期其遠到乃流落至斯天真可問人未足責也區區
向廁寅末殊承至愛惜也鴈眇雲高如秉曲戀戀何哉實
事實事憶昨以蜀轄馴至南太常既而復備員工亞今且改禮
右矣顧才菲性愚何足以稱其任教之教之盛价來齋白草蕃
謝 奏因而得悉動定殊慰殊慰計今志舒山谷樂遂子姓一
觴一咏皆可以頤養高齡笑傲卿相人生何必官爵為哉公可
以鼓掌矣敝同學吉大尹山泉賢勞甚著近聞有考績之行亦

可為我道意也匆匆謹此

答宣大總制翁東崖

今天下文教在 本朝可謂全盛然而武備似若未烏宜憂深思遠如來教也展讀再四殊增羨慕且公在宣大誠可無慮但願 聖君賢相盡采公所云者可也至謂戰車之速備兵憲之奏留是又今日之所急者其餘相時而動遇變而筭因才而拔又從而勸懲之以賞罰天下更復何憂先是蔚州有尹子耕者以才進士嘗守吾開其英俊蓋亦難得不識公嘗物色之否乎因併及之奉答不盡統惟台亮

答大同總兵周渭崖

承手教並得新刻王將軍碑文足感盛情且見用意忠厚不沒前人功烈也敬羨敬羨至如賞勞官軍一事已與本兵再三面講矣諒不致稽悞也价旋敬此復

請徐少湖啓

昨叨賓席今且端陽為霖之䟽已驗於兩陳報李之誠敢違於三爵爰修豆俎冀屈光臨倘早惠然荷愛多矣謹以告下執事

答南京刑部劉春岡書

盛价來再荷教言並得佳扇新刻拜受之餘清風滿襟聯珠奪目矣感慰何如恭審司空方愜輿情司寇又聞新喜君子受知聖明簡推屢出如此哉敬仰敬仰屠公直齋想已至矣安得同

聚文榻一話夙昔以諧此渴想也耶呵呵

與寧晉陳大尹文岡

先是寧晉部馬吏來承手教並佳製已嘗裁謝諒當達之恭審
春來循政日新兼之大方文教必有旁及鄰國者敬羨何如向
者濫托文清全錄序文近始脫稿專人齎上然以才劣事冗殊
愧未足以發也尚希高明裁而訂之完書後仍希不吝一部幸
甚時方熙雍公論孔宣旦夕必有殊擢矣預賀預賀餘惟垂亮
不一

與漕運龔笑齋書

前此仰荷教音兼領清貺已嘗裁謝茲者溽暑將消嫩涼漸復
想台候萬福地方攸賴軍民稱慶多矣為慰何如近七月初旬
本部少湖徐公具冊立 東宮之疏又利見之辰 宗社之光
也敢並附聞茲敝同年山陽楊遷喬乃子書來知公嘗以斯文
垂訪其家渠方病卧殊失迎候今且物故念遷喬以三禮魁南
宮兼之仕途未展驥足淪落幾數年餘蓋清脩苦節士也伏望
執事始終垂盼渠母子真荷二天之庇同榜者與有榮矣特愛
瀆冒臨楮悚息

與山東左轄應倣菴書

相望東方渺不可即美人顏色達者論談當復聽觀何時真切
真切伏惟藩省承宣聲光茂著至若歲寒之盟肝鬲之好又有

弗俟贅者想高明當亦然矣追憶往者承乏登州時嘗著海市
辯邇見該郡謬采附刻蓬萊詩集後大政之暇不審肯寄三五
部否蓋雖公未至觀海亭而對卷凝想固已如坡公袖中有東
海矣倘不惜大章俯和又安知後賢不東坡我公哉一笑一笑
茲敝州高子隆新丞齊東謹托奉問隆朴敦六鑿幸矜而汲引
之不細不細

與潘熙臺年丈書

一別動經三十年餘仰企為勞何執事使人馳情一至於此近
得遷喬年兄訃痛悼不可言何晨星之嘆方殷而薤露之悲又
出耶想高明當亦有同之者風便謹布腹心兼致問候方今

聖明側席抱經濟者可以出而仕矣洗耳洗耳

答陝西巡茶劉白厓書

承教示茶馬金牌一節足占留心王事且中間區畫允當經濟
之學並見之矣敬羨如何价旋匆匆謹此復並謝諸凡不備亮
之

與應倣菴

辱惠歲書既荷稠疊之雅且動流年之慨况時將更新天回乾
道固宗社無疆之慶也感慰何如恭審芳輿騰於士林撫政
孚於東土景慕又可知矣非佞非佞外觀海亭稿一冊謹呈覽
教倘裁正之後命及梓人使漢宋以來觀海諸名士再一表章

又不獨海山增色而已如何如何

答貴州巡撫李三洲

承教翰並試錄之惠感荷感荷恭惟成筭遠猷振動荒服茲固可為清朝賀也非佞非佞价旋謹此申復並謝餘俟另布不具

答雲南少叅趙良山

不領清論久矣念人生離合無恒良切永懷乃知晨星之嘆古今一也僕自丙午奉違馴至今官尚愧苟延歲時無足為知己道顧濫獎過情益增顏汗然君子之仕也憂道之行與否乃若地之或遠或近要未足論也執事以為何如幸珍攝無以為迂

承佳貺併此謝臨楮耿耿

與蔡憲副書

仰令名素矣顧扣榻無由良切夢思奈何奈何乃勞垂念遠辱嘉惠且謙虛溢於言外其為感愧又何加焉不佞不佞价旋謹此復並謝外山海釋義一部並上請教不一不一

答王澶西書

季冬李太守來京因領手教並書怕之惠高情素愛三復但望風企想而已伏惟起居暇食倍於平時殊慰殊慰近得李子乾書又自深悼後老捐館也老威彫謝吾澶氣運所關豈細故也耶想高明必有感於斯矣如何如何

書
答江西曹大巡紀山

承手教知按巡交代地方之福多矣為慰為慰伏惟重望清才
早馳館閣加之英資夙學洋溢中外豈徒頌播豫章當自增光
縉紳矣匪諛匪諛區區拙守如舊日惟從事策勵尚乞知己者
有以教之价旋謹此以復冗次不悉

答楊四泉乃郎書

盛价來得書惠且聞尊翁訃良用驚悼所諭塋祭一節本部已
為題覆施行然亦可以占孝子之用心矣敬羨敬羨大事襄
後幸努力學問以圖繼述則又通家之光也臨楮不盡欲言外
香帛引賻

與河南府吳太守蓬巖

別後屢承教言良用感佩近見邸報始知擢守河南雖於執事
素望若涉小屈然而地方受福使中州快覩循良馴致津要則
又奚讓漢家入相之路哉非諛非諛南望旆旌雲樹蒼茫不審
對榻論文更復何時也貴屬登豐亦有李元英者區區判沁時
受業門生也立志向上海竟以歲貢選今官倘蒙與進亦斯文之
光也如何

答舊家宰熊北原

遠承鈞翰蕙荷嘉幣珍感珍感伏聞道躬多福士林仰重此樂
如何慶叨備在茲惟素飡無補是愧且懼風便固望執事有以

教我也餘懷莫之能悉臨楮無任瞻戀

與四川憲副高玉華書

川中別後久踈奉問懷想何如每會當路未嘗不述往昔交契之雅並執事宦業聲名之茂第念川中久滯又知己者所未能忘情也近四月之初區區叨轉尚書南戶部乃知玉華前日之夢至是驗矣想當聞而鼓掌也如何如何風便謹此申謝臨楮悵望不勝惓惓

與吉山泉書

辱錢者屢屢而又繼之雄文當何如佩感也非佞非佞方將解纜而手票並及悵惋久之价旋謹此以復兼謝同鄉贈文諸君

子先希叱名容嗣布匆匆不盡意

與京師縉紳諸公回書

僕叨佐春卿荷愛良深茲者南轉復承雅厚自揣涼菲何以當此感佩感佩人旋謹此申謝餘容嗣布

答孫憲副右川書

春初京邸多侵比及榮行又以春闈有事場屋未能錢諸郊門抱歉抱歉邇以年深叨備南部乃勞翰惠遠及且以吾澶兩出八座為喜顧菲劣如僕當何如愧感也聞擢憲東藩榮歸伊邇對榻諒在旦夕矣忻慰忻慰价旋先此復

與內黃李大尹文麟

開與黃池鄰封也嘉聲初政尤悉攸聞仰羨如何薄具菲儀聊將贅意溽暑草草不盡欲言幸亮之

與大司馬韓石溪論預處兵戎書

蓋聞有備無患書垂明訓臨事而懼又聖人格言也邇者猾虜猖獗直抵通州且聲言南下漁獵臨清雖事涉風聞試即海內虛耗兵力罷弱加之節年入寇洞知中國道里險夷則夫肆然無忌為腹心患孰謂有甚於今日也耶况犬羊難測已非一日承平易玩蓋亦有年倘其志在虜掠尚宜迅加驅掃以張皇國威若乃據而弗去詭計橫生使京師閉門老師糧盡力疲四方因而乘機構變互相蠢動不又可憂之甚哉此固臣子為

君父蚤見而預待所不容緩者也惟公夙學宏才權握本兵謀畜萬全宜無憂者鄙人竊謂轅門必次第頻遣飛騎以探虜情又從而振兵揚武命將犒師若將策應且旁遣羽書馳報山東河南遼左陝右諸處或招募壯勇或遴選豪傑或調集民兵或並用兩淮直隸及青萊鹽礦諸徒各號稱二三十萬應期而前以遙示先聲震驚氊裘發舒華夏則豈非我堂堂天朝為兩京保障為四方觀望為萬世太平所最急者哉雖然此杞人之慮也知不足以博執事一笑然而忠君愛國彼此攸同諒不以為狂贅惟裁教之

與內閣嚴公介溪李公南渠書

慶以菲劣濫叨南部自八月來朝夕惕若惟職任未稱是懼乃者清查倉庫積貯不獨逋欠數多然而因循弗振蓋亦久矣大率法久弊生勢固宜然第恐怠玩日滋留都支用且將不敷其如邊方軍餉告急何哉若夫奉 詔蠲免及災傷未徵者固已暫停矣除具 題外謹專辦事官李良寵齎上揭沾一水代惟采擇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與盧後屏書

潞河聯舟清源促席高情惓惓恍猶昨日如之何能忘也非佞非佞恭審撫臨南國威惠並宣地方何幸實事實事區區舊年八月亦已到南部矣旦夕幸不惜教又素望也茲屬下顛縣知縣吳汝礪者初入仕途百凡惟垂矜使之效職鄉邦之光多矣如何冗次不盡亮之

與朝邑韓苑洛年兄書

不領教言者又忽兩隔歲年企想高情景行全德自謂弟於執事為切也往見乞歸大疏至於再三真使朝野大夫士望其風采如在登仙之列也弟在南宮時嘗有鄙句一軸贈別坐乏良便以至於今偶咸寧舊司訓任伯宣乃郎至似又天假良緣亦可以占弟之微誠矣謹將原稿錄出并新刻序齒錄一冊統上備覽伏惟揮入明年弟亦引年矣未卜何時再對文榻也臨風無任惓惓

與崑山文衡山內翰

仰公素矣雖承顏接辭未遂夙懷然而高咏妙圖每於京邸諸縉紳見之此心已如面談矣近年家石川公人來詢知執事福壽日增精力益倍加之開卷忘年真神仙之樂也小絹四幅敢求名筆惟不惜惠是望

答河東運使高貞菴書

澶水初逢秦山再會屈指今昔忽復六年於茲矣昨公差人來遠辱手翰贖貺拜受殊增企慕且念執事妙年夙望乃有此轉無亦銓衡者使遐僻識才賢耶呵呵冗次聊此以復

與錢士弘宅上

追憶先公中堂貴邑忽忽垂五十年餘然而企想虞山風景懷念耆英朋舊今復幾人在乎可以三嘆矣謹專辦事官李良寵遙致問候少見夙昔前哲所謂溫盟意亦如斯外石刻二幅武舉錄一冊伴啓

答常熟施僉憲書

承手教足慰渴懷念令親思玄先生伯仲齊名海內共慕昨偶問之不意其家事零凋如此良可太息然幸聯親執事則又斯文所共喜也辦事官入吳中謹此奉復外小詩咏虎丘者伴啓不盡不盡

答張石川銀臺書

賤子生辰乃勞記憶且繪圖為章以賀此意良亦勤矣感嘆何
如若夫山陰之興來訪知己吾又何幸至如虞山諸作俱佳請
早登石所諭云云已領畧矣蓋緣係妄攀者一轉移間可以無
事矣何慮何慮原惠已即完璧吾與公世好雖連城之璧夜明
之珠豈足易之也幸早命倌人以慰拭目之俟

答崑山顧方伯雍里書

先是承手翰敦念夙昔無任佩感茲者再荷多貺華劄祇領三
復豈勝雀躍追念尊翁梓齋化雨蚤霑既而移文陶造更若特
厚蓋吾衣鉢甘泉實自此始所謂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非
虛言矣方思報德之無由何幸遺書之托序敢不勉竭平生以
發盛美於無窮哉實言實言貴价旋先此以復容部冗少撥另
當呈稿外菲儀引情

與常熟鄧梓堂書

承教言並留意我先公此豈今時所易得者抱茲高情良切肝
鬲何以報知己也石川書備述尊意懇懇且為先公作小傳數
語皆史筆也吾何敢忘惟再推廣所未及者如何外粗葛引敬
不盡不盡

與同年周江郎書

吳主事公差人來再詢動定知願養日粹為範士林蓋慰怵亦
自多矣非佞也近松泉年丈亦已得請歸蜀舟次上清又得數

日盤桓然後別則夫魯靈光獨存之嘆其真兒哉想兄高况當亦有然者矣惟便中不惜鴻聲至望至望謹因奉訊外虎丘山拙句附笑

與江瑞石書

久別得誨言奚止百朋之錫然而三秋之渴慰亦多矣賢郎進士諒麟角書香行且出而名世公之晚景何如也忻羨忻羨吳主事差吏旋謹此申復

答餘姚嚴木山少司空書

南都新別西蜀舊遊情切平生何能筆述萬一也第尚以未罄請益之私為歉耳柰何柰何貴縣部糧張主簿來重荷教言知

榮還者月餘然清樂何限也仰羨仰羨生近亦入 賀匆匆聊此奉復

答張石川書

承賜題名並昊天罔極諸作真有良史筆力兼之書法道勁公晚年大成之集恐當凌駕一時矣非儀潤筆乃復擲還豈世講所宜有哉呵呵會入 賀之行舟次龍江揮汗奉答殊不能盡統惟亮之海虞賢士大夫及諸髦俊篤於念舊使先君子既久而名益彰雖渠秉彛好德不約而同然我公倡首事之勞垂不朽之愛不又多乎哉盛价還謹此申復並謝餘俟都下奉候旌旆也不一

謝李古冲太宰啓

瑤章寵及倍增行色之光堂吏奉還並見中心之感薄言申悃
聊發衷私謹謝

請李陶山皇甫百泉啓

入 賀來歸濫承禮愛愧請益之未伸顧寵筵之先及絃歌盈
耳奚減武城政教孚民應傳 魏闕豈惟膾炙於斯文更喜賢
推於當路敬陳菲酌冀領高談尚撥冗以光臨謹積誠而豫告
約期九日伏惟亮之

與王大任侍御書

不領教音久矣鄙吝之增如何可喻昨入 賀至京每見朋舊

卿老皆以東山未出為執事問樂行慕遠在聖哲自有成式公
安得又卧也耶一粲一粲相見未由徒抱耿耿先是在南都亦
嘗備述執事人品之高靜養之久為諸臺諫告聊以見區區之
素耳要未足為執事重輕也恃知敢附及之區區明歲當引年
以歸又未審得遂良晤否匆匆謹此奉候用溫舊盟惟不惜教
至荷至荷

答山西巡按吉山泉書

遠承手教佳書兼領新曆深感高情且審旌節晉陽動搖山岳
况水鑑無私光增士類春風有脚價比連城其為 清朝人物
傑出孰大於此敬羨敬羨先是入 賀至都下嘗附裴內翰轉

奉一書未知到否明歲上疏例遵引年東庄詩社又喜密邇尊翁於柳榆間也樂事何如預喜預喜承差還匆匆草此聊見謝耳尚容嗣布

謝韓石溪司馬惠詩

榮惠大章光增寓舍忻然三復允矣百朋容另申情先此布謝
與甘泉先生書

慶老門生也相違且三十年餘相去則萬里外矣平生受恩荷教自謂莫可云喻然而道在天下古今則未始可以遐邇分山河限也夫道不可以遐邇分山河限則吾輩體認柰之何敢衰亦曰求效顏氏子卓立焉可也况夫參前倚衡今固未之或忘

吾敢布此為同志學士告不審師翁竟以為如何懇切懇切然而歲年忽復七十古之所稀今亦未必多也則又自恐功夫為血氣役進為次第究竟歸宿為他巧侵吾用是則又求救於乾之九三以助脚跟旁援顏之四勿以思坐忘心齋其亦庶乎可以免於過矣心馳羅浮望極海雲餘非所瀆惟慎重天和未扶人紀以輝映無窮斯文幸甚

與李春山年丈書

憶昨入 賀始一開顏別來忽忽又且壬子矣企慕如何聞淮上大水良用太息况逃亡滿耳有司垂念者能幾人乎謹奉問不罄欲言

與太僕呂巾石書

公讀書樂道素矣滁陽山水秀且靈異茲行庸詎非踵六一而
 尋遺芳以神交百世也耶昨者屢訪思領教談未之能一遂也
 如何如何聞部檄已至尚欲作數言用發鄙衷謹此並聞統希
 示我懇切懇切

說

孝婦說

端溪子在車聞有婦人哭於野者謂童子曰汝往問之童子反
 曰是哭其母者也予曰嘻此孝婦也其可重哉其可重哉客有
 過而稱之者曰彼在車者為誰其可謂成人之美者乎夫古之
 聖帝明王稱為達孝光流四海道卓千古率是道也彼在車者
 知所推乎端溪子聞而嘆曰有是哉教我矣

春鴈說

端溪子夜坐觀書聞空中鳥聲哀而不怨舒而不亂方嘹唳乎
 庭階忽漸逼乎雲漢予曰此鴈也胡從而來哉吾觀夫鴈之為

說

端溪先生集卷之四

鳥也方其秋冬而南春而北也歷險阻飽霜露過衡陽經嶺南
一飛萬里動遭網羅一往一來其意謂何旁有童子對曰夫子
知鴈乎夫鴈陽鳥也天寒沍而南下出入群鳥而不雜鳴有次
序而飛有倫失不再偶隨時翱翔故鳥之高品者莫如鴈也諒
乎夫子之所取也雖然吾嘗考夫鴈也寧獨網羅高堂燕雀見
而笑之以為凡鳥也易且侮之乃奮啄棟宇之間驕曰爾鴈也
鳥之最苦而善飛也江上之荒涼孰與夫堂奧之深密蕪葭之
蕭索孰與夫稻梁膏肉之甘且美也鴈聞而不答他日隣有災
者梁宇盡焚燕雀死矣而鴈之往來於南北者猶夫昔也然後
知鴈之異夫凡鳥也諒乎夫子之所取也端溪子聞而太息曰

童子可謂知言矣夫網羅之厄棟宇之焚其患一也而鴈有君
子之道夫鴈鳥也而有君子之道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童子可
謂知言矣因次其事為春鴈說

義田說

正德甲戌之春王子崇慶既免喪以其先大夫田六十畝悉讓
諸父伯叔為恒產示息爭也今夫天下之事莫不本諸義人惟
無義也故惟知有利而已夫利心焉一萌大亂之原也古之戒
也故夫人之公私在義與利之間而舜跖之分也昔者范子文
正猶夫人也自義田之制一立而天下至今歌之不衰彼其為
性豈顧與人殊也軻有之曰子服堯之服行堯之行言堯之言

是堯而已矣然則義田之舉其希文正之一端乎

思祖說

曾孝孫崇慶正德戊辰呂柟榜進士也為戶曹尚書郎主事辛未之秋以諫言謫肇慶方奔而南旋復丁先大夫刺史公憂越甲戌免喪服乃展祭祖塋崇慶惟人生必始乎祖不可忘也爰命匠氏採石黎陽之巔為樹碑塋次標紀歲月示子孫有所考也曰嗚呼人之不可負者恩也不可忘者德也此在常人皆然而况祖也夫祖譬則天也其為恩德寧復有加也故夫子孫之孝其祖不可不慎也而宜莫如求之吾心吾心致孝之原也善惡之機也方子孫之幼也彼其良心固在也夫良心在則一於

義而不復知有利不復知有利則天下之所好固不能易其心之善也及其長也為妻子利害之所累於是乎始有重利而忘義以自相賊者夫子孫而至於自相賊是謂忝厥祖非思祖矣吾嘗泛觀之天下之人其以利而忘親者未始不由夫此也夫子聖人也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萬世義利之防也而子孫思祖之所當知也故必求如古之人生死塋祭繼述始終和睦友愛忠孝廉節無一而不著之躬行推之教誨則思祖果為思祖矣而又進焉至於匡時輔國致君澤民熙鴻號於無窮揚休光於四海使天下後世指而稱之曰此王氏子孫也則又豈非孝之大者哉其或殘忍薄倖背負恩德而動以利云云者

則祖宗所以望乎後人之心孤矣夫是之謂天下之大不祥不祥則凶凶則禍禍則祖宗不救至是則凡我鄉人亦將指而非之曰此王氏不肖子孫也嗚呼可不戒哉

沙東說

舅氏時畏在澶州之沙東因取以自號王子乃為之說曰夫沙金之餘也東生物之方也有金木之義焉金以斷之木以生之仁義之道也夫仁義之理備其餘可次第舉矣舅氏敏且多能精李斯篆舊曰澶東今易曰沙東其有意仁義者耶行且懋焉沙東之號可以傳矣

正李都官老佛說

一日觀李都官石續博物志云老君生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又云佛天竺釋迦衛國王子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嗟乎陰陽生育之理恒萬古而不可易焉者也誠故也信斯言也則是反戾陰陽之常為恠為誕為幻將使天下之人惟不經之是從害莫有大焉者吾意宗其教者之為是也夫彼其為是本欲尊以崇之也而不知昧以理之所無祇以起後人之疑耳不然則是鼻亦可食目亦可聽耳亦可視乎將謂聖人之異乎人也有過於堯舜周孔乎而何其不左右脇以生也即是以觀則其萬無是理也明矣可以發智者之一笑

贈主謙殿下三令子說

言
一
八
端溪先生集卷之四
四
務學書院殿下初號平常子慶謂殿下為賢宗室愛予且篤因
以主謙易之殿下復以三子號請乃以仁勇智贈焉辭見後伯
曰近仁堂天地大德是之謂仁夫惟仁也故萬物以均嗚呼其
惟力行以近斯仁仲曰近勇堂發強剛毅是勇之常夫惟勇也
故可以行之無疆嗚呼其惟知耻進修以無忝乎至剛季曰近
智堂聰察明辨是智之名夫惟智可以別賢愚而洞星星嗚呼
其惟好學以成此明

書樓說

夫書樓其入德之基乎王之所以書樓者知本矣是故經天緯
地莫先乎文化民成俗莫先乎德夫無德不立無文不行永和

之書樓知本哉嗚呼永和日以從事於斯其繼東平也不難矣
作書樓說

汾井說

夫汾井者鑿井於汾也鑿井而飲正也得甘泉者數也往無井
汲之城外數百步此汾井之所由鑿也井在臬臺分署之左時
嘉靖甲申七月十三日也作汾井說

四義說

四義者四事之合義者也四義合而人之美得矣此陶山王氏
兄弟之素也其實則宋子清嘗以告予矣予始聞之喜繼而駭
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其諸未泯也乎誰謂虞唐而後民風偷耶

嗟乎義其諸未泯也乎聞之宗仁之父曰清泉翁者昔為豐城之少尹絕不事矯詐民到於今懷之則其二子之有是固宜是故為義渡患人之病涉也為義塚患人之不能葬也為義塾患人之力不足以致師也為義田患族人之不能均其食也夫是四者行義之大者也踐之難矣而况兼焉者耶嗚呼宗仁何如人乃有是乎雖然事則美矣而其心之樂是與否則未可知也夫以其有是而不自恃也則終身行之無敢怠從而傳之子孫雖為三代之民可也反是則所謂四義者人將以為名而已矣可不懼哉王氏長宗仁次宗義館陶為巨族也

觀鳧亭說

郡治清河之杏岡刺史秋宇朱君嘗愛之因築亭其上資眺登也工既完以問諸予予曰亭近水而得鳧先也以觀鳧名可乎君曰可矣此亭之所由名與今夫觀鳧之道四曰升曰沉曰聚曰散如是而已故君子觀升沉聚散而萬物之情得矣吾嘗因之乎感也且人之生也可樂之時常少可憂之時常多則夫一月之間開口而笑者幾何吁此南華子之所以太息而秋宇之所以有是遊也秋宇之約諸鄉大夫也實丙戌夏四月二十九日也時則有若夷菴孫子有若龍湫王子有若杏塢劉子及近山趙子君子曰斯亭之會會冠裳也樂在其中矣是時予與南野孫子妨以事皆不得而與也不可不謂數也逮予之斯遊也

諸君如會者半而近山子則已之京師久矣亦不得而與也斯亦不可不謂數也然則可感獨鳧也乎嗚呼後之君子登斯亭也觀斯鳧也又從而思君將必有繼志而脩之俾勿壞者矣朱君以為何如於是秋宇振衣而興撫掌而笑曰有是哉端溪子之言不迂矣遂命玉人刻之石用識歲月

蜀道難說

龍湫王子往年以病辭太僕卿歸歸之三年 天子聞而賢之命左轄全蜀焉君子曰乎輿論矣夫天下之至難者莫如欲至險者莫如山川故欲可克也山川可梯航也何者其機有可乘也乃若君子之心則異乎是矣其宅諸志也平而易其發諸業

也光而明惟平故可親惟易故可行夫光陽之用也夫明德之本也是故君子平心足以範物易氣足以傳教光明其德足以進道天下之至能也夫以其至能也從而措之躬行其復何險之足憂也吾以是知古人蜀道難之作有所激而云也嗚呼可以訓矣龍湫子行請思吾言將必有發我者出焉全蜀之治無難矣作蜀道難說

令尹說

嘉靖戊子秋七月既望卦山解君有濟陽之命將之任刺史冠峯夏君率其二三寮友餞之公署重別也既而濫以文事及予吾乃知冠峯之示教四焉居其官不忘其朋所以示友也司其

牧不章其長所以示謙也餞其行不廢其規所以示正也推其情必及其察所以示公也慶雖不敏請事斯教矣君乃瞿然作而嘆曰子之言美矣至矣愚固不足以承之也願聞令尹之說何如於是慶乃執爵而告諸賓曰夫諸君知所以別乎夫別也者會之反也別必有言以敦情也惟茲濟水厥地面陽厥民惟澆厥俗惟驕夫令也者出令以詔衆也夫尹也者正已而先物也以示本也是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怒而民威不賞而民勸其身正也其令行也從而措之濟陽澆者其純驕者其順乎夫民純而俗順令無事矣卦山謂愚言何夫卦山言確而誠行方而遜德溫而厚政孚而寬古之遺愛也今君相望治有

如饑渴君之名實其殆自此章乎其殆自此章乎冠峯忻然而笑曰俞哉俞哉是卦山意也衆賓亦曰是卦山意也遂書焉

字馬生說

吾鄉秀子馬生文卿初名尚卿吾嫌其同於世俗者衆因易之曰文卿夫文學之常也德之聚也從而推之其義博矣乃嘉靖戊子秋九月文卿既冠其師魏子朝元因以字請且曰馬生冠未幾會且得子願公一言暢之願吾亦素知馬生者乃遂字以質夫因併及弄璋為馬生告焉其說曰夫理一而已矣然而在人則有體用者出焉質其體也文其用也合內外之道也吾嘗觀諸天地而後益信文質之不可缺一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夫

天玄者質也地黃者質也然而天有日月星辰則天之文於是乎在矣地有山川草木則地之文於是乎章矣審如是則文必以質質必有文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嗚呼馬生勉乎哉是故德之不脩非質也學之不講非質也聞義不能徙非質也不善不能改非質也夫以質而未之能也何以文卿為哉夫冠成人之道也冠而子為人父也夫名之所在實將責焉不懼可哉不戒可哉嗚呼是在質夫而已矣

費秀才進學說

清豐費生隱初托吾妹丈馬子以禮來從予講始扣其蘊為之喜繼而試其文為之信乃今考其行為之敬曰嗟乎斯人也而

有斯美也其可進乎蓋波流蕩風之中僅見是而已矣乃往年試諸文宗未之獲選焉君子曰是尚未篤也無乃亦有命也乎哉然而生且退藏以脩未有怨也君子曰是亦知命矣夫然而人事固在所當自究也乃今年戊子夏四月再試諸文宗始校而錄之矣君子曰是尚未大也夫學以進乎聖人之道者也彼但知從事於辭章口耳以競夫青紫者陋矣為生圖志其何能踰此乃子道既入泮之三月則飄飄乎洋洋乎有凌雲之氣焉君子曰是尚未熟也廓而大之終身之用有餘本矣子道其念之哉子道稽首而拜曰至矣至矣夫子教我以文重我以道矣敢不書紳也乎哉因聊復識此以答厥親石子鸞杜子經崔子

言
廷輔之請

居易說

夫權謀術數皆有取於後世而易直獨若無所貴者雖然去易直吾未見其為完人也天下之道必始乎一故一也者人之所以率夫性也反是則失其所以為一惡在其為性之率也大哉易直也乎吾懼其不合於俗也是故機心深者謂之逆天宅意險者謂之賊道是居易者坦至一之間君子所以俟命而率性者其在斯也乎

祁子漸字說

嘉靖庚寅夏六月端溪子將入賀同寅祁公北村以予嘗從

晉大夫後乃以其長郎第命予字焉且復懇以字說於是作子漸說貽之說曰夫天下之理其惟漸乎是故漸也者德之基也事之序也德以漸崇業以漸廣所以弘人道也學在其中矣易曰鴻漸於磐鴻漸於陸言以漸而升也惟君子亦然是故君子之學必以次第為貴致其知必先格其物正其心必先誠其意齊其家必先脩其身平其天下必先治其國未有躐夫等而為之者也夫是之謂序是之謂漸子漸之以第名其尚勉乎是故名以昭義字以暢德學以循中道以順正古之極也君子之能事其在茲矣其在茲矣吾觀子漸之聰而有文直而不傲剛而能柔雅而成章必其留夫心於漸也久乎哉乃若由格致誠正

以馴致夫脩齊治平之盛又從而推之三代其尚顧夫漸可也
北村以為何如祁公曰鶴也敢忘大惠因以語諸子漸使書諸
紳

說海贈陳萬言

嘉靖壬辰夏四月陳子萬言以國子入選銓部判寧海將行曰
何以教我於是端溪王子為說海以贈曰嗚呼子之判寧海也
知海之道乎夫海水之會朝之宗也法天之運不失其時處衆
之流不擇其汙涵靜之機不妄其動其諸以為海與是故不失
其時近乎信不擇其流近乎仁不妄其動近乎禮子之及是也
望海而有思焉得無感於斯乎早作而夜息慎爾辭令嘉善而

矜不能廣爾容受守身而居貞節爾出入吾見寧海之果寧也
於是官何有是故古之善觀物者皆道也皆所以資吾身也吾
子之行其勉乎是而已矣萬言吾戚也好善而默愛衆而遜行
温而理宜若無不可者吾慮其忽於判而沮於近小也為說海
勗之

說馬贈楊一鳳

鄉秀揚子桐字曰一鳳少嘗問業於儒比其冠也父兄奪其志
而為掾今方從役郡之馬政曰馬科者我宗子儒聰之婦兄也
率親戚里人往賀之因索文於端溪子於是作說馬以贈曰嗚
呼馬之為物也捷於伏羲之易著於文公之詩周遊於穆王之

書品題於伯樂之素由是世所謂致遠之材莫之有外焉者矣然而馬之盛衰用之利鈍則往往存乎其人是故食之必盡其力鳴之必通其意相之必知其才盡其力則畜之有餘健通其意則育之有常格知其才則駕而御之有常步苟推是以往也執鞭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吾見其誣也已矣然而世之知馬者鮮也是故操縱於園人垂耳於鹽車病顛於伏櫪幾何不枉其才而棄也是馬雖有超逸之足雲錦之文安在其能千里顯哉夫以其致馬之不能以自用也今日取一馬明日取一馬比年萃而貢之曰吾得是足以充 君王之廐空冀此之群則天下惡有是哉甚矣馬政不可以易論也甚矣馬政不可以易論

也吾論其一節為揚子發端云耳揚子誠由是而勗之吾見其志一而事集獨馬也哉

說孝贈周君威

嘉靖乙未之秋九月八日里人郭朴率其鄰二三老踵予而告曰吾黨有周子鉞者年四十而見孚於里人郡刺史因以里之民事委焉曰非若人弗可里之故老皆且聞而喜曰是吾鄉人之老成也里人其有式乎乃今且辭其年之未稱詣郡侯而決退焉曰鉞也齒則未也敢辱吾父母之命刺史初未之許乃既廉其實而允其請里人則又高之曰願得夫子一言以彰始吾見其有勞於吾塗而未知其有是也乃今質諸人言吾信之矣

遂作說孝以贈曰嗚呼君威爾得人心若是同乎吾聞諸里人莫不推子之行既而察之則皆曰是孝行人也吾又從而疑之則皆對曰自斯人之幼也爰喪厥母鉞實五閱歲矣而父實撫之又十有五年則厥考曰某者亦殂矣鉞之喪禮未嘗學也而哀之毀之人以為天性爾也既又十五年則壯有室尋生子男二馬鉞以其失怙之蚤成立之難也每一思其父母輒流涕鬱鬱者終日聞蜀有仙能繪事者將積誠以往圖厥像而奉焉恐其愈久而失之也嗚呼古稱孝子何以加諸然且每有飲食必先獻諸乃考乃妣或時有出入及大事則又必以告然後行家人習見以為常也故或聞里之愚少有弗順其親者輒疾之為恠是周子之大畧也若其朴而無偽質而有辯直而能遜溫而能斷則又隱行里人所弗能述而告也夫孝一也而身之窮達養之小大名之顯晦是則有命在焉然則鉞之不忘其親而行已有德里人知之已矣郡人敬之已矣進而郡侯嘉之已矣又進而問諸他邦則容有弗及知之者矣是故知弗知在人者也其外也實之修不修在已者也其內也君子務夫其內已矣而暇問其在外者乎於是君威聞而拜拜而跪曰善哉善哉夫子內外之辨教我至矣作說孝使勗而藏之

說舟贈李吾西判漢陽

漢陽於古為名國於時為大府吾西李君既判吾開之三年是

為丁酉云越夏五月將述職北上會部檄轉判是邦將行郡大夫文君筆山率寅僚餞諸祖道乞言於予因為說舟贈焉今夫舟車之制以利用也水陸之交以全旅也先王所以教萬世而無窮也始吾西由東阿而開蓋陸而車馬乃既捧檄而漢陽也則舍車而舟矣君豈擇而取之也哉所由之途異也然而舟也其體一其用六是故虛中而方外舟之體也遲速順逆而浮沉舟之用也體無時而可貶用有時而或殊所遇弗可必故也方君之發解於東省捷報於南宮人曰遠器其在斯人與其由司諫而補吾開人又曰遠器其在斯人與是何也君以無心而應物以無所私趨而自牧則夫遲速順逆浮沉吾又何心宜人

之仰之終有合也是故無心曰虛中無所私趨曰直外虛中足以容仁也直外足以行義也仁以主之義以濟之全德也易所謂藏器而待時君其有哉君行矣漢陽之舟將不為濟川之具耶由三楚而四方舟楫之托可以慰 明主矣君勗之吾望之

謹嚴堂說

蓋聞苟簡者敗常縱欲者僨政故民慢始於崇寬納侮生於自恕從古及今莫之可易者也慶也學古入官叨再起於 清朝濫竊祿於右轄豈徒效垂崖之素風亦嘗仰孔明之夙訓正俗愧積習之難移整亂懼漏頑之易犯尚期來哲同踐道盟

贈葉中翰柳亭還金說

尼父有言見得思義人惟見得也始有昧義而忘所擇者况在
女婦不又難耶吾觀葉母以還金教其子乃厥子又能以髫年
而承其志可謂拔乎流俗默契尼父之旨矣君子曰慈而知誨
母道其備乎則夫中翰君持身而端履官而潔合忠而孝孰謂
無本也哉吾用是又知不獨可以範其家也

西溪說贈夏公

丁未冬十月予以濫推承乏太常既謁 孝陵遂會西溪夏公
一見如素識聞之公嘗經事 孝廟選入坤寧蓋慎密者無何
逆瑾斥出之今 上即位庶其無他遂恢復其舊蓋斗牛服色
如初昭新政也今夫常人之情莫不重樞要而薄寥遠喜寵近

而悲遐遺然而觀人之道與人之所以自待固有出乎其外者

矧 孝陵我 皇祖園寢重地 神魄攸棲又非尋常祠祀比

者苟非其人其能仰答 聖明付托者幾希矣若乃西溪其殆

處遐逝而益彰其賢者耶是故吾見其沉靜而弗撓於聲利也

若得溪之體焉見其明通而弗滯於酬物也若得溪之用焉又

見其偉然儀貌聳觀殿庭進止有度也若得溪之砥柱焉又見

其博書史重文雅愛賓客而弗間也則又若得溪之量容焉由

是而推之以恪乃事篤乃志慎乃始終以吾忘 皇上淵衷至

意以承 帝澤於無窮又必若游大川罔知津涯朝夕惕若無

但徒取西溪之號則亦庶乎公之自待者果如吾言也已否則

徜徉於鷗鷺出沒之間徘徊於雲日掩映之表流蕩於蓮歌漁
唱之餘要非鄙人期望意也西溪以為何如哉於是西溪喜而
拜曰善哉言也繼自今吾知勉矣



